杜詩闡

杜詩闡第十九卷目

杜詩闡卷十九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成都詩 永泰元年

正月三日歸溪上簡院內諸公

前有到村懷西郊等合諸作溪上之歸即陶潛歸去來之歸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 二句溪上 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二句正月三日 藥許鄰人斸書從稚子擎 二句歸溪之事 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結還本簡意

野堂依竹，野堪處也，雖離水向城，雖尾棲也，於時堂依竹而尊開味，仍臘味者，酒存故我也，水向城而鷗泛聲，已春聲者，鷗得浙機也，當此正月三日，藥可斷矣，我本天下一家，藥而不許，鄰人斷，同病謂何，書可理矣，我本千秋自命，書而不從，羅于擊，能無失業，一趨幕府，遂負平生，今日歸院內諸公者，恐諸公謂我溪上之歸，懸幕府而逃之，亦不過白頭趨幕自覺有負平生耳，諸公能亮我否，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疑鬼物憑，不顧翦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以上伐竹度堂非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薙葺，衰病方少寬，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憩息歡，以上營屋之事

營屋必先去竹況惡竹如陰江若夏爲朱明竹能使之寒也根通積水水爲不流幹入浮雲日爲虧蔽庇物懲陽明避惡爲翦伐其又何辭況我將營居東偏一帶正取而勢向陽以安戶牖故此竹種自上元愛惜六載一朝斬刈千竿盡除於焉白日見其東升陰江見其北瀉而面面勢俯戶牖安屋可營矣營屋則度堂堂以養拙何取華飾亦以却病更與考槃故不嫌草茅但取順適足病可減營可加耳營屋事畢斤斧無聲憩息之歡庶幾得遂云○將赴成都草堂詩惡竹應須斬萬竿正指此竹說到寂無斤斧響大功之成靜若無事有如此

奉寄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四句承飛騰無那故人何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二句應汶上相逢年頗多

故人常侍汶上一別功名日盛飛騰甚矣始除揚州都督繼除西川節度總戎楚蜀人謂其赫赫已極不知應

全末也五十學吟美名遂著體格一變好事爭傳方駕曹劉人謂其幾幾近似豈知不過過也今日以常侍召還是內爲汲黯朝廷正須汲黯故人旣不宜在外昔日以總戎樹功是外爲廉頗中原尙憶廉頗故人似不宜在內官則總戎楚蜀才則方駕曹劉內則汲黯交推外則廉頗久著飛騰如此若我遲暮日甚耳此日天涯傷春寂寂昔年汶水回首湯湯遲暮交催錦波添淚故人知我情否○永泰元年春朝廷命裴冕郭英乂等於集賢殿待制獨孤及上疏謂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備顧問雖容其直不錄其言遂使言者箝口今日朝廷以須汲黯亦欲朝廷盡其用也昔者趙人思廉頗廉頗亦思用趙適年已老有似廉頗焉知楚蜀舊地不有望於高適適於蜀雖師出無功三城列戍之疏蜀人必有感恩於適者中原將帥憶廉頗謂適不宜內召也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 四句長吟

發興 已擬形骸累眞爲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四句

長亦本意

江渚鷗波何不定也官橋柳色一何濃也江渚不獨鷗江水滔滔急飛競渡之日逝者有如此日官橋不獨柳草色萋萋悦見踏青之心無境不可見心即此而觀凡賦詩者形骸之累宜擺爛熳之情宜深句宜斬不宜疎新宜穩不宜險今形骸擺爛熳深因而賦詩新句自穩遂爾長吟不禁云

存殁口號 公自注四子皆遊於藝故并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 公自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畢曜善爲小詩

玉局他年無限笑 承玉局 白楊今日幾人悲 承小詩

我老友席謙尚在一別以來不見彈碁不見者祇近日耳我故友畢曜已歿乃其小詩今日仍傳其傳者已千秋也席謙尚在是玉局之笑他年無限畢曜已亡此白楊之悲今有幾人哉○玉局爲彈碁具隋何妥有才名在白楊頭府稱白楊何妥白楊想用此非白楊蕭蕭之說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公自注高士滎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曹髦後善畫馬天下何曾有山水承粉繪人間不解重驊騮承丹青

我故友鄭公今歿矣粉繪已隨長夜我老友曹霸尚存也丹青亦已白頭鄭畫山水鄭歿天下固無山水矣曹畫馬曹雖存時無伯樂亦誰識驊騮哉

春日江村五首

公出幕歸溪其故未白故有江村五首所謂深覺負平生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二句江村時景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二句春日感懷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承首二句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承次二句

總起我謝參謀課農務無一村不急我歸溪上偏春流無一岸不深於時俯仰乾坤萬里皆在我眼留連時

房百年惟有此心夫豈江村堪老者然而農務村村我之茅屋亦可賦矣春流岸岸我之桃源亦可尋矣向以出處艱難生理都昧今日萬里襟情百年心事欣然有托尚可昧生理聽飄泊耶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 四句叙前事

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 四句出幕事

承飄泊到如今句　我迢遞來蜀蹉跎到今又六年矣作客之身幸逢故舊重有草堂之歸旅人之興發自休泉始就參謀之職然而性不可强也蓋由懶過猶衣結百結行如東郭履只常穿似此懶慢老夫豈堪復爲世用彼世路禮法不勝拘牽我心藩籬本無無限以無限隔之胸次對無限隔之江天恣意當何如安能久留幕府矣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四句江村

景物
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四句
自述江村之意
承恣意向江天句江天既可恣意一時或紅或翠或
風或月景色發矣幕府有此哉彼赤管為王命所在假
爵難却然銀章非老翁所宜付界何堪蓋赤管銀章本
尚書郎事必也強仕不辱斯舉朝廷雖乏人焉用老大
齒危者玷此賢書
是用決計歸溪也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愧羣材四句述出
幕歸溪意
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點江村
鄰家送魚鱉問我數能來歸溪情事
承名玷薦賢中句既有赤管銀章則有朱紱但扶病
而垂與強仕者異所以歸休溪上與其垂朱紱不如步
紫苔耳郊扉間自繞晚計何必參謀幕府內不乏羣材
焉用病叟彼鷗燕真我侶也見我歸溪或飛或泛鄰家

亦我伴也見我歸溪亟饋亟問

一時情事無與桃源是足樂耳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爲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六句自況異時懷二子春日獨含情結還春日

總結王粲爲羣盜衔哀賈生當中年被召哀王粲因登樓有作召賈生若前席爲榮夫登樓雖賦王粲何嘗老於荊州宅入先賢傳不過留折峴山耳前席雖榮賈生終責志於長沙才高處士名猶之不遇漢文也今日二子已往我生不同時當此春日江村言念二子何以爲情矣○羣盜哀王粲收拾前類離財生理漂泊到如今遂避來三蜀蹉跎又六年等句見得所以然者寇盜充斥卿爲王粲賦七哀也中年召賈生收拾前赤看路王命銀章付老翁扶病垂朱紱幕府媿羣材等句見得所以然者發棄多年不啻賈生蒙再召也

歸雁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自言腸斷江城雁高高正北飛歸雁

我來蜀郡亦望亂定得歸耳今亂定矣顧此春雁北歸高高飛去人不如雁傷如之何○長安在成都北故羨北飛之雁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承春風句沙暖睡鴛鴦承遲日句猶是江山遲日倍麗猶是花草經春便香花草香而泥融矣飛而銜泥者有燕子江山麗而沙暖矣棲而愛暖者有鴛鴦人何以不燕子鴛鴦哉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去何日是歸年二句兩章之旨江惟碧鳥色形之而愈白山惟青花紅映之而欲然是物到此春將暮矣我年年作客年年逢春春又過人不

歸亦奈之何

春遠

肅肅花絮晚霏霏紅素輕日長惟鳥雀春遠獨柴荆 四句春遠

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 四句感懷

花與絮交落蕭蕭然一何靜也紅者花素者絮霏霏然輕輕如雨雪也日長矣鳥雀為伴過客何稀春遠矣柴荆自掩村居何僻我寂寂處此亦由關中之亂年來數有故爾避地劍外乃劍外之地又復多故用是有懷故鄉料想長安一片地此時屯兵已滿雖欲言歸奈無家可歸何〇是年二月党項寇京兆富平等處吐蕃請盟郭子儀遣兵屯涇原故有地入亞夫營句亞夫營在昆明池南柳市是也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暮倚高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鐘 二句登樓 孤城返照紅將

歛近市浮煙翠且重二句暮景多病獨愁常閴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四句寄裴

高樓岑寂矣倚者自倚鳴者自鳴鐘耳於斯城街曉照市帶輕煙暮景如此因懷裴十我因多病常愁閴寂致遊故人故人何爲不肯從容頻來顧我今知其故知君苦思之餘亦爲詩瘦所由交遊萬事一槩都慵慵則懶矣其如交遊之際萬事太慵何乙太向二字亦是恨辭與不知貧病緣何事能使韋郎迹也疎語意相似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二句出峽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二句至荊

欲到九江必由巴峽峽水初平春船好行矣從此南下百年高興付之九江一望未知何日得遂也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筍西二句留滯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溪

二句遊覽九江未去定老成都於是水檻一搨依然溫江口也亭蘇數椽依然石笋西也無已且移船先主廟無已且洗藥浣花溪百年之興如斯而已

設說春來好狂風太放顛吹花隨水去飜却釣魚船四句不得南下之故我道春船正好行亦設說耳不見狂風放顛如此其甚豈但吹花逐浪并釣魚之船而亦飜却釣魚船習於風水者川然也○前日春船正好行此日漫道春來好行規曰不如歸去鷓鴣曰行不得哥哥也

屏跡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臥幽事二字須下六句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并園蔬課猶酬甘泉歌歌長擊樽破

屏跡何比衰年故耳而况目前幽事儘供高枕鳥木高飛者今下竹偎行淊原浮水者今開芹菜過幽可知也年荒穀沽無出則乏酒價并月依不能幾則課園蔬夫間蔬雖課何與酒價所以樽酒原空汲泉獨酌酌罷而歌歌已而聲至於樽破不惜無非幽事幽事供高臥如此○永泰元年飢京師斗米千錢故有年荒句先是廣德二年代宗定上下酤戶以米月税酒價不可問矣雖傷歲飢亦諷時事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二句歸未得之故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鶖後鴻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四句東臨大江哭之故

洛陽天中成都天邊相距遼遠其歸未得者有故也成都在西洛陽在東當此日暮其臨江哭者有故也蓋自廣德元年秋吐蕃入大震關河隴盡沒寇西山等處成都之三州盡陷河隴被兵巴蜀道梗我睽四方遑遑靡

之此天邊老人歸未得耳況洪濤滔天大風拔木人非禽鳥焉能奮飛或若有書可達乃自至德元年至今十年中弟妹分飛存亡莫必附書而去九度巴蜀道阻而還一字無及此日暮東隣大江哭耳老人終老天邊矣

○拔史永泰元年二月大風拔木故有拔木句

枏樹爲風雨所拔歎

公客成都始賦高柟自況獨立經賦枯柟自況不復有爲茲作柟樹風雨所拔詩自況不復留蜀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爲此五月髣髴聞寒蟬（四句柟樹）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四句風雨所拔）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應首四句言其盛時）虎倒龍顛委荊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

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應次四句言其拔時

柟樹倚江適當草堂柟倚以來歷年二百庶幾根固不拔可保其終我卜居於此亦惟柟樹可愛耳每當五月蟬聲縹緲不幸飄風動地江翻石走雲氣流雷雨作此柟老幹排空猶與雷雨力爭勝負力爭不已遂隕古根然豈天意哉未拔以前此故老相傳者識哉滄波老樹我性所愛也此倚江而生者不啻雨上童童如一車蓋也豈獨我之詠茅爲此而留即野客依此者亦避霜雪於其下而不去豈獨寒蟬之聲彷彿樹間乃行人過此者亦愛其聲如竽籟而不行今拔矣始而力爭雷雨者至此虎倒龍顛不能自振始而疑非天意者至此血點垂胸無可奈何昔時柟下幾度吟詩今日堂前忽無顏色柟樹拔矣我亦安能久留草堂哉○公去草堂有難細言者聊以柟樹存亡示草堂去留此詩情見乎詞

喜雨 公自注時浙右多盜賊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戈況騷屑巳人

困軍須慟哭厚土熱四句旱 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穀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以上雨 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羣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結點白注

春旱至令天昏日赤殺氣所感鬱爲旱徵此時農不得食兵何以支重以軍需之困巴人惟有淚灑赤地而已夫旱潦不時陰陽失調之故焉用此真宰爲滄江雨而罪一雪穀根從此少蘇而農事有望矣其如沴氣未消何是沴氣終未洗尤平卒難遘我憂仍未釋也猶幸羣山之雲油然未斷庶幾陰陽交風雨會然此事非常公不濟鞭雷公而後滂沱降不獨穀根甦即吳越沴氣亦可洗而軍須不至重困哉○前曰真宰罪一雪後曰安得鞭雷公令真宰鞭雷公等語詼諧人時袁晁反台州方伏誅猶人又殺判史故江浙右多盜賊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二句領至末 憶昔獻

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晚將末契托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結出題面

人生世間各有成流命為男兒老而無成真可惜也彼少年者亦曾見我蓬萊殿上獻賦時否猶憶天寶九載玄宗肇舉三大禮我時身到紫宸氣衝星象天老書題目而試集賢春官驗討論而看落筆遂使至尊動凌雲之歎布衣識聖人之顏豈知往時文采能動帝王者今日飢寒不能感路人耶年來流落成都素交都盡今日托契年少夫豈得已彼年少者知我文采輸心思服見我飢寒背面揶揄好惡無常情態如是此亦世上悠悠無足怪者寄語少年老翁相忘已久亦何嫌何疑而介意哉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黃泉逢觝觸赤霄玄圃須往來翠羽金花不辭辱以孔雀自喻江中淘河嚇飛燕銜泥卻落羞華屋以飛燕自喻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貶傷其足以王孫衛莊自況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四句正意

孔雀珍禽本赤霄玄圃之物翡翠尾生金花月中焉知有所牛今以渴故下飲黃泉孔雀窮矣雖逢觝觸取辱不辭亦何損其為孔雀也飛燕巢於華屋與人無競與物無爭不幸銜泥之故從江上來淘河疑其為爭魚也而嚇之夫跡涉嫌疑君子所恥此飛燕仍落銜泥自歸華屋以明無他乃其心猶以為羞何曾與淘河爭魚哉夫孔雀飛燕偶遭失志為牛淘河原不足以累之有如此彼皇孫困蓮勺之中何損其賢衛莊遭刖足之辱山於見貶少年負氣往往陵人諸葛貴和誠為篤論萬年名與不在目前非意相干盡可理遣橫逆在於自反細

故不足記憶寄謝少年可釋然

已○二章舊註謂爲郭英乂作

雙燕

時欲去蜀

托興於燕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六句來今秋天地在我亦離殊方二句去

雙燕亦自去來耳但不堪使旅食者見今又銜泥入此堂耶想其意亦同我而避燥濕且於此而度炎涼也傷哉此燕雖入此堂豈真爾居其養子皆在風塵其來時歷幾道路豈忘故鄉亦秋以爲期耳今秋天地倘得無恙豈獨燕我亦離殊方圖出峽矣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二句在蜀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二句去蜀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四句去蜀之感

我六年中，往來梓蜀，留滯久矣。當年入蜀，原從關塞來。今日去蜀，欲望瀟湘去。奈何去時之路，非從來時之路耶。關塞既阻，朝廷消息，我不與聞矣。瀟湘從遊，此後殘生，聽其所如矣。所以然者，安危至計，朝廷自有大臣。流落殘生，吾輩何須痛哭哉。○當時在朝大臣，安危難恃，如元載杜鴻漸輩，苟安旦夕，毫無長策，甚至禦寇之計，上與宰相等，不過置百高座，行香講經於西明二寺，以徼福庇。大臣如此，公曰安危大臣在，責備之辭耳。

嘉戎渝忠及雲安詩 永泰元年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吾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以上宿中青溪驛

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荆楚以上懷張員外

嘉州有青溪騾驛繞千山我欲放舟其處適當落日亦依樓荒渚間而已因歎我生飄飄今在何許但見石浪上青楓為林楓林中猿鳥為伴彼猿鳥亦自為儔侶猿鳥外誰為遊子儔侶者只有明月在千山間耳乃月出而遊子彌靜者誠畏虎不得語恐其聲聞至也與其難得良友無奈乾坤阻深前後浩蕩佳期難必何時聚首至荆楚與員外相見斯貞佳期也已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竊功名好權勢四句領全篇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我兄睡穩方舒膝不襪不巾蹋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以

叙在長安時事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樓頭喫酒樓下臥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姪帽巾鞾帶不挂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常任眞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爲何人上八

叙來嘉州時事

與兄相校年差歲許賢愚判然賢者達觀兄是也愚若弟來弟是也往在長安兼旬秋雨我輩聽雞鳴候朱門甚矣其愚兄於此時日高安佐雞鳴不聞既足科頭朱門安在男女之累尚且不覺衣食而外他又何求其賢如此今來嘉州兄弟快叙一時酬酢酒釀花濃既醉且臥長歌短詠何其樂與古來達人高士畧於世故不畧於治家我兄歲時男女禮法秩然門庭兄弟拜跪肅若一似家有嚴君者豈知其忽狗衣冠有同系戸爬搔頭足酷類嵇康猶然是不衫不巾踏曉日之人哉似此天眞爛熳巢許爲倫日斜枕肘寢已熟依然睡穩方舒膝

也。啾啾唧唧爲何人。豈但男啼女哭莫我知也。我兄如此。可謂賢矣。○公於諸兄弟子姪每賦詩各得其眞。如杜位爲李林甫婿。不免倚勢。則曰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杜濟爲給事中。不免殘賊。則曰澗米少汲水。刈葵莫放手。於崇簡寫其質朴。則曰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於姪佐寫其高致。則曰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茲於四兄。又極寫其放達如此。天寶十三載秋。淫潦六旬。公在長安著秋述云。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靑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觀公秋述此云。長安秋雨十日泥。正指此時。其曰我曾籍馬聽鳴雞云云者。泛言杜位杜濟一流耳。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客。樂任主人爲。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支。四句承情忘發興奇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二句應勝絕驚身老

家樓宴會地本勝絕惜乎我年老大耳猶幸忘情忽而發興咄咄奇事也彼歌妓在坐似與衰老無與旣忘情而發興則亦從其客主人作樂亦與衰老無與旣忘情而發興則亦任其爲春酒之色何其碧自歎衰老不勝耳旣忘情而發興則且拈荔支之色何其紅自傷衰老不倫耳旣忘情而發興則且劈窕之凡情可忘衰老之情不能忘對此高樓豈不勝絕忽驚身老愁思欲生彼術館之聲最添人愁易催人老若之何我愁方作彼吹未使聞了公詩中慣用爲字作謝脁加將耶雖曰顏狀老翁爲此爲字下得若孟冬詩曰方冬變所爲此爲字下得微送王侍御曰此贈怯輕爲此爲字下得逸偶題曰餘波綺麗爲此爲字下得雅復至東屯曰一舉楚人爲此爲字下得傲和少府書齋曰書齋聞爾爲此爲字下得蘊藉此曰樂任主人爲此爲字下得放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沙邊候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 四句候嚴不到

山帶烏蠻澗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 四句

由渝先下峽

我聞侍御乘驄已發沙邊艤舟同爲下峽之行今侍御未到則此相期爲雲雨散矣沙邊久待應有短長之吟侍御未到此吟亦殊虛費耳於焉下峽但見山連越嶲瀾帶烏蠻江通灩澦深連白帝下峽後先過江陵此地有一柱觀者可相期則爲登臨之樂侍御他日船經此處須一留眼舟使候爾於渝州沙邊者又相失於江陵一柱觀也

撥悶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 四句借酒撥悶意

長年三老遙憐汝捩柂開頭捷有神 二句承乘舟下峽

已辦青錢防僱直當令美味入我脣 二句承取醉消愁

古人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聞雲安美酒有麴米春者一盞卽醺也從此乘舟下峽而往旦夕取酒定有幾巡然此亦非長年三老不濟吾遙憐汝若以汝振柁開頭捷若有神耳或若僱直未辦長年三老雖有運舟之巧不爲我用今青錢已辦不憂無直長年三老定當爲我速柢雲安傾此麴米春一撥我悶可也○公欲速至雲安慮舟子不前先慰之曰遙憐汝預美之曰捷有神終安之曰青錢防僱直蓋身涉江湖寄身舟楫長年三老我所托命他日寄唐十八曰長年已省柂北風章曰再宿煩舟子同梓詩曰篙師煩爾送詠懷作曰稽留篙師怒亦見公於乘波涉險處之有道

聞高常侍亡 公自注忠州作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 承歸朝不相見 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傷 承蜀使忽傳亡

高公去年還朝不復相見不料今日遂有訃聞歸朝不相見尚冀相見蜀使忽傳亡永不相見矣公歸朝官拜常侍已歷金華省然不獲盡其用亦虛歷耳既虛歷號日金華侍從何殊地下修文不待今日始痛賚志也既歷金華省是常侍致君已折丹檻既爲地下郎是故人哭友空望白雲金華丹檻公之致君終已矣幸有詩名尚在耳地下白雲我之哭友徒長也祗令故舊暗傷耳安能起公九泉哉○史稱適敢言負氣權貴側目當至德時陳江東利害繼又抗疏陳西山三城戍罷民是適非嘿嘿者永泰元年春正命郭英乂裴冕等應制而不用其言獨孤及上疏謂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箝口適正處其時上有面從之主下有蔽賢之奸宜適鬱鬱賚志而歿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深痛之也

宴忠州使君姪宅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不是怕湖灘（四句忠州使君宅）

樂助長歌送杯能旅思寬昔曾如意舞牽率強爲看

四句宴

此出守忠州者是我家姪故雖在殊方有今日歡耳使君爲阮咸此舍即阮舍無過阮舍而不入之理豈爲下峽有湖灘之險逗遛不前哉況使君宴而作樂助我長歡宴而饒於酒寬我旅興然我所以留連使君宅者亦祇因使君少時如飛安豐曾爲我作如意舞牽引老夫而强爲看我極不忘之也。○觀下章龍興寺詩曰莫覓于人恩使君於公必詛有未盡者强爲看三字有諷光牽率老夫嘗苛辭怒而責士句之言。

禹廟

禹導江自岷山岷山在蜀故蜀多禹廟此在忠州臨江縣者。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二句承禹廟空山裏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二句承秋風落日斜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以禹功結

空山寂寞禹廟在焉徒伴秋風落日耳空山有庭尚垂橘柚當年錫貢至今如見空山有屋尚畫龍蛇當年驅放至今爲烈上而雲氣如生虛壁與落日俱留下而江聲若走白沙與秋風爭響此皆禹功所存也蓋禹神謨素定早知導江必自岷山始故四載之乘不遺餘力三巴之地不煩再計後人尚不忘其明德哉○當時汴水堙廢運漕者自江漢抵梁洋而后得達王廣德二年劉晏方議開汴水猶非禹功貽澤萬世今日中興庸詎安能有濟禹廟一章寓感正深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 四句寫忠州 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 二句題詩之意 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 以龍興寺結

忠州僻處峽內鑿石開峽以通江流左右壁立皆石石爲雲根井邑皆聚於此耳夫井邑而聚雲根邑小矣邑

小故市亦小爭米其常也忠州在三峽之內州孤矣州
孤則城亦孤門門宜早也所難為者過客耳誰哀其窮
途而憫恤之所居望者主人耳竟莫得其解囊而周救
焉况地僻人稀虎甘人肉亦頼此給孤獨聞得潛跡少
慰云

哭嚴僕射歸櫬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二句歸櫬 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
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六句哭嚴
僕射

流水長逝嚴公素幔與之長逝從此歸櫬仍望舊京返
耳公雖歿有舟在堂亮如宿昔我登堂拜舟之誼何日
忘之公既歿部曲今日必異平生彼迎新送舊之情大
槩可見素幔隨流水從此蛟龍雨絕風送不還公本蛟
龍昔望其雲騰於天今至於風送其雨霖雨之施不復
得矣歸舟返舊京從此驃騎營空天長望斷公本驃騎

昔森下無非偏士今天涯但有空營回首孤現難復招矣我一一哀至三峽者正由平生知己之情去後依然如見耳已矣公真永訣矣○蛟龍冊米託以厭爲匣字之假作蛟龍匣亦是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 二句放船 江市戎戎暗山雲淰淰寒 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看 四句放船後所見 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關 二句泊船

灘險故須收帆而下灘回故又卷幔而轉收帆卷幔木是泊船之候下水逐灘又是放船之時此時江下晚市戎戎然暗疑草木蒙翳也山頂暮雲淰淰然寒似水氣來合也有市則有林林何嘗無徑荒林則無徑可入有山則有鳥鳥何憎於人獨鳥則常怪人看我方訝收帆卷幔又値急水回灘殊不覺城樓底下我船已泊矣幾夜色關作放船計乃夜色未肯關也一夜之景如是○戎戎厚貌厚則暗矣江市晚景象之體遲日無澄淰

註云翠深鷥散亂夫以鷥散為不淪則必以萃聚為淪淪淪者其雲漸合之象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濶月湧大江流四句旅夜

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四句書懷

細草不勝微風欲動危檣須而獨夜何堪此時岸上平野濶矣星落落然隨之亦濶此時舟遊大江流焉月滾滾然湧之亦流獨客所伴惟星月耳我一生重事業輕文章自傷臯夔稷契之事既老而無成他日千秋身後之名豈必以文章而著也夫臯夔稷契之事業我雖老病此念未休況當年罷官之故不因老病展轉思維不能自解得毋官因老病而休也當此細草微風危檣獨夜飄飄何似彷彿沙鷗夫沙鷗亦何名何官常隨星月為伴與平野大江為徒而已旅夜所懷如此

懷與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死生分 四句懷舊

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直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四句懷舊

之故

巳矣蘇公呼之不起矣試呼曰地下蘇司業尚知我親情獨有君乎喪亂分離不過偶爾死生永訣豈容遽然那因喪亂偶然便至死生異路蘇已矣我亦老矣蘇之心辛我哭之我之老誰知之知我老者惟明鏡耳我老矣蘇終巳矣我老矣惟明鏡爲知巳蘇巳矣惟白雲似故人今日者亦悲來望白雲耳況蘇爲詞伯詞伯既失誰與論文斯文不眞將喪夫

八月十五夜二首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 二句包兩章 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 二句承歸心折大刀 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

數秋毫四句承滿月飛明鏡

人有離合，月有圓缺。月缺再圓，還飛明鏡，人離難合，空折刀環。今日身如轉蓬，行地何遠，不知何日得歸故鄉也。思欲攀桂，從仰天高，不知何日歸長安，扣君門也。所謂歸心折大刀耳。玉若滿目所飛者，當其映水霜雪空明，及其照林羽毛畢現，況廣寒清虛，玉兎在中，此時月色皎潔，即白兎亦秋毫可數，不真滿目飛明鏡哉。明鏡若此，乃離人情緒，如歸心折大刀者，竟不能憐而鑒之也。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六句承滿目飛明鏡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二句挽歸心折大刀

纔見滿目飛明鏡，未幾轉西，稍下巫山峽矣。乃將沉未沉，猶銜白帝城焉。稍下，故氣沉欲暗，全浦暗似明鏡，玉此已無全耶。猶銜，故輪側尚明，半樓明似明鏡於此尚有餘輝。刁斗以警夜者，浦暗故刁斗之聲不能尚留，疑

於帷幌蟾蜍托身於月者輪側故蟾蜍之影不能終滿幾於日前而殘魄竟如張弓矣因想萬國軍營誰不張弓倚此殘魄張弓倚此者亦爲歸心折大刀之故曾陪漢家營此情此景亮無處不然也

雲安九日鄭十八賫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輕香酒暫隨（四句九日）地偏初衣袷山擁更登危（二句雲安陪宴）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以時結）

寒花開盡滿目蕭條存者獨菊蕊耳菊蕊可賞故人亦可念也舊日摘花人都頻異今夜把盞酒豈常隨所幸雲安居國之南地氣差暖至九月而初衣袷惟是雲安在巫峽間山勢已簇登高豈不更危乎况逢多難雖與諸公觴酒有歡不禁淚潸闌干也已○是年九月初一日懷[illegible]此詩回紀党項大舉入寇京師震動故有結二句

雨

行雲遞崇高飛雨誚而至潺潺石間溜汩汩松上㵼亢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德澤降𪸩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以上雨）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佐聲達中宵所瑩時一至（四句雷）淸霽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及我私我圃且育纍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六句以喜雨結）

未雨雲先之雲欲盛崇高則不盛遞崇高是雲之行也時雨時合作升作降故此飛雨亦若誚然而至但潺潺然溜石間汩汩然驟松上耳然猶愈於不雨當此亢陽百穀將棄天澤既降𪸩卷忽生憔悴之餘易於見德大卒如此大破塊之雨不足潤物前雨之卒暴可傷盛澤之雨徐徐入物今雨之容易可喜容易何如誚而至者是也雨則喜矣乃猶望夫大沛然也雲雖與雨雷亢作氣間時一作其聲最佳既鼓雨勢亦達物前甚威不可無

威嚴則物難遂生故須雷霆怒不可過過怒則物終傷生故須一至然則遮崇高之雲雖致飛雨何如時一至之雷閟達中宵哉九月霜降萬物告成前此憔卷有生意者至此彷彿見滯穗矣忽焉郊扉見滯穗者行見我圃亦蒼翠矣先郊扉而及我私先天下之憂也及我私而亦亦蒼翠後天下之樂也旱則汲水灌蔬難免臨江抱甕今茲費可減亦我私之可幸與。

奉漢中王手札

時王西歸作書貽公公奉此詩。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提漢中王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荊門峽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四句西歸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前後緘書報分明餞王恩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已覺良宵永何看駿浪翻八句避暑歸州入期朱邸雪朝傍紫微垣枚

乘文章在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泊俱

崖口東西異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傍黃昏以上在道大馬誠

爲戀狐狸不足論從谷草萋罷宿昔秀清尊以上歸朝情東

朝廷跳鼓遭冠忠其大自在郎親王之尊可知夫在國有乾坤之大更無兩大在王猶叔父之尊更無尊向者剖符偶來獨道今茲歸蒞水道荊門取荊門必從三峽峽惟險故通舟而其勢亦峻下三峽必溯大江江惟長故泛海而其流自飛峽險通舟前此畏途將失江長泛海此日朝宗有自王從此竟西歸哉先是王到歸州正值大暑若逢東道偃息名園招我之昔巳非一次感恩之至餞下何殊想王避暑以來今屆深秋矣天雲浮曉風竹臨軒樂此良宵莫愁物浪然計王出峽巳辭大暑想王到都必在三冬而朱邸雪飛紫微星近王果西歸矣救乘在諸文士間爲年最老我猶是也河間獻王能修禮樂被服儒雅王猶是也今日者我未還鄉信矣悲秋同宋玉王未出峽猶然失路迷武陵王在歸州我在雲安淹泊俱當崖口歸州在東雲安在西東西各異

石殿是本夷音俗更尚鬼所人相思不相見但覺咫尺千里白日黃昏耳雖然王歸有日矣我念王門交誼天涯戀別誠如犬馬王爲帝室親藩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王此行入朝致于能除君側大奸即從容草奏作第一大事此時亦念有老如枚乘者宿昔嘗奉爵尊哉

石硯　公自注平侍御者之硯也

平公今詩伯秀發我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四句平公得硯下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多水遞隱見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八句贊石硯比公頭上冠貞質未爲賤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淸宴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知汝隨顧眄八句寫足平公得石硯之意

平公爲今之詩伯故與石硯爲緣今日奉使峽中遂㞐
囑而得此耳玉在石中者曰璞璞非凡石滑如皮蕩此
苦雷電昔經勞臣之手疏鑿所遺今入詩伯之眼軒然
而見是此石上下千載羅得兩知已耳其聯坳是石之
雙穴不雕自具其多水乃石之濕潤自然不枯數人之
灑而有餘十手封面而非不足所謂巨璞也平公所載
侍御冠其剛正可以觸邪石之貞潔稱此何媿平公所
賦詩伯句其秀發可稱獨步石之興狀清寡堪陪顧此
石硯昔委三峽有終老泥沙之悲今登几案有仰於知
已之喜侍御使畢而旋携此石硯起草於明光殿前發
揮於丹青庭上隨汝顧盼皆有榮施然則平公得此石
硯相與有成石硯得遇平公一朝吐氣亦奇矣哉○物
之興者與興人爲緣夜光之珠隋侯得之荊山之玉卞
和識之千里之馬孫陽顧之豐城之劍張華辨之此詩
前曰興狀君獨見後曰知汝隨顧盼是
此硯不逢侍御終委泥沙所感深矣

三韵三篇

高馬勿唾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 四句 則

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二句正意）

馬之高魚之長者與凡馬凡魚異併其面是辱馬損其鱗是因魚不知辱馬但焦其毛其高何害因魚雖損其鱗其神自若況士之磊落者奚翅高馬長魚比亦誰肯遇權勢而屈節以自易其身哉○首二句曰勿插勿損特曰不肯易插之損之者將欲使之易其身也不肯易者插之損之卒不肯易也不肯易惟龐德公徐元直輩足當之楊雄蔡邕皆肯易其身者不足道矣

蕩蕩萬斛舟影若掣白虹（比大器之受）起檣必椎牛挂席集衆功自非風動天與擢大水中（比待時而動）

萬斛之舟其影搖虹檣必巨矣椎牛享衆以集功然后起檣以挂席人事既備猶候天時慫衆以迎檣檣以挂席席以待風苟非風動於天寧繫巨纜中勿汲汲以敗事也○此詩語意似諷房琯一流如琯有大略不度時勢輕身自試致有陳濤斜喪師之事是猶斛舟檣席雖備衆功亦集而風未動天遂覓大水非膠則覆亡如此者

可不戒諸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三句正是多門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二句喚醒政出多門者寵要爲之也烈士所惡小人則甘心焉吟嗡喊喊自爲同調名利所在殺身殉之凡此皆因官曹未清也官曹清則小人失計不堪一笑矣耶○結二句所張衆來山之意

杜詩闡卷十九終

杜詩闡第二十卷目

寄贈王將軍　寄崇有夏　杜鵬行

同學王日藻翔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瀕犁氏訂

雲安詩永泰元年

諸將

五章首敘諸將儼然於韓公嚴武今無其人區區王縉附元載以出將實無益於安危也當將治軍嚴整如李光弼功名不終郭子儀盡瘁乃心不免讒舉神策兵爲觀軍容使者惟中官暗將權失馭國威不張至使賊騎憑陵猖獗焚劫天子孤立羣臣玩愒內訌閫外背叛諸近叛雄藩遠攜荒服安得如韓公嚴武者起而扶持之節章首成大指在結二句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椀出人間 四句陵寢失守 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四句舉時事以責諸將

首言長安失守諸將不能盡葬結曰將軍且莫破愁最痛心者陵寢被焚也當年漢朝陵墓皆對南山此吐蕃迴紇王幾有屯衛之盛乃千秋而後尚入關昨日玉魚幾蒙葬地早時金椀便出人間何發掘之速也此已事之可痛者今日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入寇便橋之陵幾幾所見諸將不見朱旗幾天北斗爲赤豈之軍容而使至是議者但謂涇渭等處多設材官以資固守夫材官未將之所恃者將軍耳恃諸將軍非僕夫況葬之日愁顏且莫破哉○謂之昨日早時者必玄肅二宗陵二宗葬於廣德元年三月吐蕃之寇即廣德元年九月去葬時只五閱月耳則柳伉疏中所云焚陵寢亦必兼指玄肅二陵也永泰元年九月之寇郭子儀使行取司馬人於諸道諸將節度各州兵扼要害諸將猶將速為整飭公行莫破愁顏何○紅色爲殷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四句言借兵回紇之失胡來不覺潼關隘指回紇龍起猶聞晉水清指代宗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結遣責諸將意

次言回紇入寇諸將不能分主憂結曰諸君何以答昇平。追維景龍年間韓公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朔方等處本欲絕回紇入寇之路拔漢家旌以樹之於彼其後祿山倡亂兵陷潼關天子西走劍南太子即位靈武不得已借兵回紇以資殲寇香積一戰得其死力賊勢以潰在韓公當時築城保塞豈料後日有借援回紇之事反來救我朔方之兵時勢使然毋足怪者夫潼關本兩京阨隘自哥舒既潰與賊共之數年來賊騎充斥潼關失隘至今年九月復有回紇入寇之事在至尊久在行間艱難屢歷彼時能用回紇以滅安史何至於今回紇猖獗侵擾為患說者皆謂今上不能禦回紇抑思龍躍朔方時掃清河北今日倦勤之至尊即撥亂之廣平

王當年起義武清河北至今猶想見其風烈也夫至尊一戎衣三尺劍汗馬之勞歷有年所今日諸臣亦當共襄社稷同分主憂臣僚公之烈復見回紇之患永絕即昇平可致諸君亦可答其休矣○趙曰收京後嵐州合關河清故洗兵馬詩有詞人解撰河清頌句此詩當起猶聞晉水清疑指此河北爲晉地廣平爲眞龍舊指肅宗至尊何難接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四句洛陽爲主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四句責諸將

三言諸將不能屯田緒曰肯銷金甲事春農洛陽爲天下中貢賦所集自經安史非復聯北彼秦關百二又何恃以無恐洛陽如此猶望諸藩來享來王以天下賦補洛陽空虛乃滄海則職未歸爲貢薊門上地尚外堯封負固多叛國叛國又安望國用富饒也況獎理無人相臣所多出將征亂告厭諸將不肯屯田彼王相國不

是其人否問其在洛募耕勸農頗修有司職業非
使兵盡為農復洛陽舊饒之舊斯於留守無為相圖令
民首銷金中使盡歸南畝否○當時惟李抱真為潞澤
節度使籍民免其租稅給弓矢使農隙習武既不費朝
廷廪給而軍事克實此軍備之能自供者郭子儀以河
中乏食自耕百畝將士效之皆不勸而耕亦軍備之能
自供者公明知工部不能目擊焉
為諸將言者有門其銷鏃而諷之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
海明珠久寂寥　四句征事　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
二句嘗　炎風朔雪天王地祇在忠良翊聖朝　結還責諸將意

四言諸將不能致力使朝廷任中官為將蘇曰祇在忠
良翊聖朝　我四海鎮不臣轉傷荒服亦不來享回首
扶桑銅柱問茫茫氛祲未靖也所以然者咎在朝廷遣
中官出征討使括失其心耳往者中官楊思勗征討安
南交趾叛段遂使越裳翡翠至今不貢中官呂太一收
南海州叛兵作亂遂使南海明珠至今不來甚矣中官

不可用也大司馬乃殊錫之貫李輔國何爲者侍中貂
非總戎之飾魚朝恩何爲者夫在昔楊思勗本爲討叛
呂太一不過收珠已生越裳之心尚啓南海之釁況輔
國朝恩手握兵符口銜天憲其爲生事造亂又當何如
彼越裳南海雖炎風朔雪原是天王之地土爲吾土人
爲吾人焉用遣中官以誅求也誅求且不可遣奈何以
殊錫加之使總戎而爲觀軍容使朝廷雖乏人何至以
刑餘之人辱推轂之任夫豈無忠良可任者而顛倒至
此朕則招携懷遠諸將有不得辭其責者何不各殫忠
良翊聖朝哉〇唐人中官預軍政自玄宗用楊思勗始
至魚朝恩而甚故連及之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淸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 六句憶嚴武

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二句責諸將

五言蜀中多事繼嚴武者非其人結曰安危須仗出羣材 去年歸草堂時錦江春色逐人而來曾幾何時巫

山巫峽蕭瑟悲秋哉歲月不居故人長逝能無轉憶往
時嚴僕射也往我在幕朝廷遣使至蜀駐節望鄉臺曾
同僕射往迎其處今望鄉臺猶是嚴僕射已非矣僕射
受主恩最深東西兩川三持使節寶應元年春初除東
川一次是年夏自東川除西川一次合之廣德二年之
除爲三次乃其軍令分功罪明賞罰能使三軍懷德畏
威而已仍不廢雅歌投壺之樂所以然者僕射能安蜀
危爲出羣材三鎮兩川破吐蕃收鹽川終僕射生吐蕃
不敢窺成都夫西蜀地形險甲天下繼僕射者苟非其
人蜀之安危未可知也○合觀五章首長安次潼關三
洛陽四南蠻五西蜀以長安起以西蜀結者蓋劍南雖
斗絕天隅實爲長安門戶至蜀有事則長安不能安故
時郭英乂代嚴武爲節度不惜士卒衆心離怨其後卒
爲崔旰所殺安危須仗出羣才分明英乂非其人也

○長江二首

題標長江二字大意取江漢朝宗
于海之義總是借長江警盜賊

衆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 四句長江

赴海

孤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二句寫瞿唐峽歸心異波浪何事即飛翻二句自況

浩蕩爲峽中二部瞿唐爲三峽門戶自江源發於岷山衆水合浩蕩出瞿唐口是瞿唐一門爲衆流爭趨之所夫衆水爭流而出瞿唐者欲朝宗於海也此朝宗之意人共抱取可知尊王之義與水相同何盜賊不然耶爾知今日天下誰若爲蕃鎮敢竊發自外朝宗也其所爭一門處下有孤石如馬隱伏上有高蘿垂猿飲江其波浪爲最險我之歸心異是對我飛翻欲何爲者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四句承上

色借瀟湘闊聲驅灩澦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四句瞿唐水

衆水會浩蕩爭一門其浩浩不息者海爲東極臨故耳至於朝宗人共揭此意何意即衆流歸海之意而萬國奉君之心蠢茲盜賊不知誰爲尊者豈獨外於萬國偏無奉君之心與況此水潤則瀟湘無險深則灩澦亦沒

而用江海之大不擇細流蘇所之微亦可
添溢霧雨拔江流而上遇示謀又如此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

遠聞房太守歸葬陸渾山 二句承聞歸葬 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

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 四句誅詞 他日嘉陵淚仍霑楚水

還 點明閬州啓殯

房公各殯歸葬東都有日矣生時於君雖無一德之裨
然是一德興王玄齡後人可惜孤魂久客至今纔返昔
若陳壽定丞相諸葛故事公生前奏議可為朝廷典故
猶之諸葛謝安石數晉帝賜東園秘器贈太傅公生前
既為刺史歿後贈太尉是亦安石我在閬州祭公臨行
又別公墓嘉陵之淚他日已灑今日靈櫬必由雲安出
峽則他日此淚應沾楚水同還楚水湯湯愁余心矣○
諸葛有故事二十門稱後主不能用璿建分鎮討賊之
議肅宗亦不能用此語似
有微意太守一作太尉

冉旐飛飛日，初傳發閬州。（三句閬州啓殯）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流。劍動親身匣，書歸故國樓。（四句歸葬東都）盡哀知有處，爲客恐長休。（二句自傷）

他日之淚自嘉陵還，今日之櫬從閬州發矣。當公陳濤斜之敗，時論病之，豈知陳濤斜後，朝廷頻有喪師失律之事，而風塵未靖，乃房公當日坐此貶斥，今日孤櫬竟與江漢同流而還也。公一生清德，身後所遺不過書劍，身雖長逝，平生所佩之物尚有生氣，躍躍欲動。往年讀書陸渾山中，陳濤斜之役效古法用車戰，此亦多讀書之誤，既不適用於當時，且卷懷歸故山耳。公首丘有日，我歸棹何時，是我哭公盡哀有處，哭公之人他日長休，既悲我公，行自傷也。○公祭房公文有身瘞萬里，家無一毫句，詩中書劍云云，可知身無長物。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四句自述）

久病送別

故人憂見及此別淚相忘各逐萍流轉來書細作行 四句

扶而猶杖一何憊也病使然耳昔愁白髮之多今愁白髮亦少少若新洗直無髮矣衣日故身日瘦寒衣之在笥者不獨寬且長矣不獨長者長短者亦長矣一病至此亦亡將近故人見及爲此深憂今日作別亦無淚可揮耳雖然天涯作客各逐浮萍今日無淚可揮他時有書可達猶望詳盡覧我病懷云

近聞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渭水逶迤白日靜隴山蕭瑟秋雲高 四句近聞 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關中使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 四句由近聞推言之

近聞回紇與吐蕃爭長不睦郭子儀乘其隙與回紇定約共擊吐蕃夜引兵遁去不敢過臨洮而牧馬矣於是

近而淸水白日蕭蕭遠而隴山秋雲冉冉近聞如此從此嶔嶇五原亦可帖然北庭回紇復可通使又聞吐蕃酋長名贊普者遣使求親思欑彊好想朝廷利有此舉必當允其所請與(一)結意在一求字盖和親下策不得已或出於此此寧使吐蕃悔過求和決不可自朝廷遣使請和開寶年間贊普以朝廷絕其和好往往上書自陳此和好之可狥者肅代以來朝廷以兵力不支有借援外夷之勢因其回溯遣使請和此李之芳崔倫等猶留不歸唐與寺之盟徒爲吐蕃稱笑耳公曰似聞贊普更求親若使贊普來求似爲可許不然大臣將相安在出此下策

遐憶

開道花門將論功未蒇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 四句 借

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 四句 遣

開道吐蕃既逐花門入朝叙功前後賞賚無算府藏空竭猶未肯退何花門無厭哉因收京後朝廷誰總戎機

待詔功者竟屬花門將也後注蜂起其功雖欲須之天威乃可懾服不然如廣德元年花門助討史朝義時雍王與撥班萃少華至其營將軍車鼻責雍王不拜鞭少華琚各一百翁琚少華詩難血之事又見於今日漢臣之衣必至血再溫而后已也可復稱哉○初魚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分爲左右廂居北軍右收京後勅爲天下觀軍容使總掌禁兵是總戎機也是年回紇悅以郭子儀捐節故敢入寇若使子儀總戎機回紇決不至此公曰誰復有謀意焉公深於謀國於吐蕃反曰和將應難棄於回紇而曰雷霆可震威深見吐蕃入寇懼於悅恩回紇要求罪不容逭

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時崔旰作亂成都趙公引兵至夔大食國名

題曰趙公大食刀歌非歌大食刀歌趙公也

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趨下牢牧出令奔飛百艘猛蛟突獸紛騰逃

四句趙公臨夔

白帝城寒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

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爲高翻風轉日木怒號冰翼雪澹傷哀猱鐫錯碧甖鸊鵜膏鋩鍔已瑩虛秋濤鬼物撇捩辭坑壕蒼水使者捫赤絛龍伯國人罷釣鼇以上刀詩芮公回首顏色勞分閫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珮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如線針如水荊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徒爲爾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庳不似長劍須天倚趙公以上贊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四句趙公與刀總結

我聞崔旰殺郭英乂蜀中大亂趙公從荊南來所將兵戰皆如狼趙公趨下牢不辭遠涉皆問兵到之

客已耳抱公至而州牧出縣令於孔環寶玩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熒燒干戈從趙公後趙公之樓船下牧令之百艘飛從江上猶蛟山中夾獸忽紛騰而逃逸此行滅寇不再發矣詩方玄冬駐節夔州趙公身佩寶刀舉以示我提刀壯士衣短衣戴虎冠寶刀在鞘遊軒而拔一拔之須天為高風為翻門為轉木為怒號而且水馬翠昱為濟哀探為之價刀神矣況鍔之錯之加以碧琨之飾瑩之潤之試以斷鴻之膏亢其鋒鍔晶微疑秋濤之澄清鬼物遁逃忽坑壞之填塹此寶刀出自大食國春水使者所依也今失寶刀空捫赤條而無羽翮亦龍伯國人所脈以堅澇怪老今失寶刀亦罷釣繼而去海濱刀神矣花刀為大食在人為寶裘大食之刀用斬奸邪賢豪之人用平碣氣於時王師芮公方圓首而嗟蜀亂賢豪嫉得落分鬪而得趙公蓋將以亂絳付理也道公不辭勞不道難手持寶刀商歌而起攬環結現期相終始以為令月旨得若亂綏為君治理正賢豪傪力之秩亂賊援首之日其心甚壯其頗甚雄祇蜀江如針線耳視荊岑如瑕走耳視千祀之賊臣惡子與魑魅魍魎耳賊臣惡子之展須此刀一揮直如取如攜亦不高不癉俯仰依人殺橫如蒼波何天長劍徒有其名惟光滌英雄差甚比

提固此刀能事亦趙公神武令趙公挾此刀以往勦亂賊遠奇蹤將見趙公功名圖麟閣而丹青爲光此刀光芒燭六合而風塵永靖趙公與刀俱不朽矣〇妖腰亂領亦上下倒置之象崔盱殺王將其象似之

王兵馬使二角鷹

王兵馬與芮公趙公同試冠至藝者公借角鷹美之

悲臺蕭瑟石巃嵸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回風滔日孤光動（四句寫悲臺爲角鷹作勢）角鷹翻倒壯士傍將軍玉帳軒勇氣二鷹猛腦絛徐墜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兎不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韝上鋒稜十二翮將軍勇銳與之敵（以上賦角鷹）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狻猊敢決豈不與之齊（四句美王兵馬）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

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群驅出六合梟鸞分

五句角鷹將軍兀特

巫峽悲豪氣狀蕭瑟石有龍從之象悲臺哀盤樹木以材勢有呼洶之聲其中長江萬里將回風而風嘯時酒日而日暗嘯有孤光搖動而已即角鷹可知矣此角鷹雖在絲上而為翻倒勇氣軒然嗟此條鏃焉能羈彼其跟之翔天地不足當其一扶向者悲臺龍從衆鳶枝柯長江之回風滔日早為此幽物匹也區區杉雞竹兎孩虎將至亦何足惜亦何不挐易之有難在絲上其稜稜勁翮有飛而食肉之氣似此勇鋭將軍而外誰與為倫當將軍樹功安西馬蹄路崑崙之險自羽入從從之肉以此勇決方彼精鋭誠哉匹敵不愧也今日將軍有此角鷹今日為公得我將軍蠢茲雀昕作亂成都荊南芮公得將軍以撥亂亦如將軍得角鷹以翔雲彼惡鳥啄屏藩蜀斯後今日角鷹雖在絲上有一日焉搏擊九天必能使梟鸞之族立分其類然則將軍起平蜀亂使亂賊忠良判然不淆亦猶是云。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痕 四句冬深之景

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 四句冬深之感

花葉開落自隨天意不能與天爭也江溪深淺自共石根不能與石異也早霞變態或遠或近隨物影而為形寒水去來或早或暮依舊痕而為候人何以偏岐路哉楊朱之淚到處易下也人何以不歸故鄉哉楚客之魂是處難招也當此風濤暮猶不穩今日捨棹更宿誰門途真窮矣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戍星河落曉山 四句將曉

巴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色飄飄犯百蠻 四句將曉

之感

石城驚柝將曉而戰鐵鎖嚴關將曉而開鼓角之聲將曉而悲星河之影將曉而落我又何之哉彼巴蜀虎傑民悍動輒變化節使其地者往往不能生還巴蜀不居如此我年垂老一葉飄飄今日將去雲安前途[illegible]奈爲楚地本屬蠻方蠻方非我居不得已犯之云耶○四人小使如至德二載南充土豪作亂執元年閬功曹嘉刺等處屢反蜀使無還如上元間兵馬段子璋反伏誅賓應間兵馬使徐知道伏誅今兵馬使又殺節度郭英又

罹吏回宵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去清波　四句將曉放船之景

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　門可感慨

宵燭同棹歌發犯百蠻而往歌爲楚歌矣於時寒沙之上霧氣初蒙清波之中落月已去回首少壯已惜身名晚而功業不進今當衰老徒慙應接多而酬酢不堪縱使歸朝有日簪笏自馳筋力誰能堪此我向曉之情如是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雁承春意動百丈誰家上瀨船承江可憐未將梅蘂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二句正見今朝臘月春意動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二句反結雲安縣前江可憐

臘月春動江邑可憐矣春動雁歸此一聲入耳若是送書雁但不識何處飛來亦肯爲我附書故鄉否江船且緩此百丈牽來者是上瀨船不識誰家之子我方思下峽去彼翔欲上瀨來乎春意雖動梅蘂尚含猶幸未將不致亂我鄉愁也梅蘂未將椒花已獻聊取椒花以媚遠客之天耳今朝臘月春意動如此所可欽者我尚留滯雲安也漢制尚書丙直起草我爲尚書郎當此臘盡春回萬國朝正我豈不欲身到日邊以近天子乃明光起草從爲人羨自傷肺病終遠長安而僅與雲安縣前江可憐矣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打
鼓發船何郡郎 四句承雲安縣前句 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
渴長 二句滯雲安 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 二句去雲安
市上寒輕故山烟亦破寒而其色碧此時市上恍在山
烟外樓前日滿故江霧亦映日而其氣黃此時樓前滿
在江霧中市上烟輕日有負鹽出井之女歷歷焉見其
出井而識之曰此溪女樓前日滿乃有打鼓發船之郎
沉沉焉聞其打鼓而揣之曰何郡郎夫夔州女當門戶
此溪之女負鹽出井固其所也至若作客行者何郡之
郎打鼓發船不可已乎我留峽不得歸長安猶閒雲於
新亭我去官老病眛方猶司馬於茂陵閒斷舉目堪傷
司馬消渴何益猶幸春已動花將開從此乘春南
下去雲安適夔州我今側耳惟聽棹聲相將而已
郎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
輕柳絮點人衣 四句承上春意動 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

面猜他日一杯難强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四句結到歸家

春意既動爛熳不遠矣宜乎燕子黃鸝桃花柳絮若或見之此際準擬開懷所難者垂老之年親知寥濶耳他日豈無一杯於燕子黃鸝桃花柳絮下可以自遣奈筋力既憊故山不歸何家且不得歸日遣之朝眞虛想也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微微向日薄脈脈去人遙　四句又雪

冬熱鴛鴦病峽深虎豹驕愁邊有江水安得北之朝　四句又雪之感

雲安雪不到地倒在青崖之間縱有微花向日隨化而消無已去人更遙夫嚴冬肅殺理之自然今冬熱則鴛鴦病彼鴛鴦物之良善者此時而病良善不可爲也肅殺之氣旣制強梁今峽深而虎豹驕彼虎豹獸之兇惡者此時而驕強梁反得志也我愁甚矣幸有江水猶可歸川何江水東流安能北去亦空花之想像已耳○時

崔旰亂賊負據受歷强暴爲横朝廷寧耶姑息成令不行何與嚴冬酷殺不誅殺也公有感於此托之南雪不列地北欲因江水北去一達於朝其後杜鴻漸至成都郡邪娶雅旰無一言責其干紀是眞南雪也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爲况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 四句送往東川 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 二句放生池祖席處 倘憶江邊臥歸期願早知 二句所期

東川我舊遊地故多詩友今日贈別詩欲輕爲有甚怯者况彼處之傳宗復近則我詩直不必爲亦空然惜別而已不見放生池邊梅花欄熳草色芊綿侍御遊東川信足樂也亦念江邊有故人者引領歸期甚切耶

雲安詩 大曆元年

立秋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四句兩京立春之事巫峽寒江那在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四句雲安立春之情

春日應有春盤盤中盛者細生菜也生菜何足憶惟兩京梅發時曾食此春盤為可憶耳以言盤是白玉盤出貴戚之高門出以言菜是青絲菜從佳人之纖手傳從時京都士女所在俶遺太平歲時率成風俗今日身在他鄉所對者巫峽寒江耳兩京不見也乃自傷猶兩京人物也是杜陵遠客也夫巫峽那堪對眼杜陵何日歸呼兒覓紙聊一題詩如身在兩京食此春盤云爾

懷錦水居止二首

單旅西征僻風塵戍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四句蜀事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逆錦江波四句懷

西川地僻閒界之俯水到此風塵戰伐蜀中尚多
劍茂觀天朝竊據一方不知蜀之父老猶戴天朝
之澤至今在耳民心我唐如此彼崔旰雖據有蜀地夫
何能爲劍閣天險特崔旰終難自立崔旰既不能據有
蜀地我之柴門無俗再過此巫峽之水尚
不忘情於錦江朝朝遠逗耳信可懷也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
界天白錦城曛日黃六句寫錦水居止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結遠空懷意

我錦水居止經營斷手三年於茲平生所極不忘者今
日想像中一一見之此爲宅我嘗謂萬里橋西一草堂
者是此爲莊我嘗謂百花潭水即滄浪者是有宅則有
軒我嘗謂層軒駕巨浪者今依然面水否有莊則有樹
我嘗謂獨樹老夫家者今依然經霜否對草堂者爲雪
嶺我嘗謂總含西嶺千秋雪今猶想見界天白也背草
堂者爲錦城我嘗謂錦城絲管日紛紛者今猶想見曛
日黃也形勝若此回首茫茫是巫峽之水雖逗錦江柴

門之歸終托夢想耳。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二句領至末藥殘他日裹花發去年叢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六句

老病稽留五說

巫山何地老病於此楚客何人稽留其間老病而稽留稽留猶若稽留而老病老病兩困老病則藥物關心除峽中絕少此所餘者乃他日裹也稽留則所見雲安花發亦非一次眼見此花又從去年之叢而發也似此老病乃伏枕而聽又多霑沙之雨似此稽留奈艤舟於此又遭逆水之風當年漢朝尚書郎每月給赤管雙枝我爲尚書郎應有此賜乃老病巫山終難就列稽留楚客無日歸朝亦終作一飄蓬而已。

雨

寅寅甲子雨已度立春時 二句領 輕箑頻相向纖絺恐自疑煙添疑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甲子不宜雨此寅寅者爲甲子雨乃立春已過又爲春甲子雨春雨酸熱輕箑堪揮纖絺可試直疑是夏而非春立春時也此雨甚細煙中有色風裏如絲衆狀寅寅而爲甲子雨也如此寅寅雖刻雨直覺巫山欲暮不過似夏怨而寅寅催宋玉悲秋雨之失時如此○按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輕箑頻相向纖絺恐自疑行夏令矣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並興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行秋令矣謂時之亂國時有恐之應亦藜莠並興之象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 二句領 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羣

地為南楚地與天時亦不同故青春為南楚得保南楚暄多寒少未暄先暄不待春深二氣遂分焉一驗之草無名類而一齊早發一驗之雲若隨意而非有定候一驗之蜂於正月而群飛已見一驗之鳥雖非時而鳴聲已悶南楚青春與如此我杖藜來此誠恐為公孫述龍躍馬者所妨夫豈好為離群哉〇躍馬二字借用以公孫述比遊府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 六句雲安子規 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二句客情

雲安縣据峽裏其臨江一樓如鳥斷翼兩邊山木鬱鬱蒼蒼子規之啼不輟矣其形微細眇眇然假見春亦又其聲哀怨蕭蕭然不悲靜夜愁人何以遣此乃子規故俯愁人低聲而鳴亦奈之何〇在物為子規在人為子矣

故作傍人者不傍

他人傍子美也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二句水閣）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

雨檻臥花叢風床展書卷（四句朝霽）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

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四句朝霽之事）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

見（二句簡嚴明府）

雲安城抱春岑江閣之間兩崖對峙閣峻矣雲白爲雨歇之象況低則雨高則晴崔嵬如此因而芳甸之上朝旭射焉霽可必矣猶是雨後故檻外花叢臥而未蘇肰已風清故床上書卷向人欲展爰鉤簾而眺霽景適見鷺起鷺亦喜霽與鉤簾之人並起遂丸藥而趁霽色適聞鶯囀鶯亦快霽其聲覺圓轉可聽此時婢子捧尊兒曹開卷可自娛矣况晚年得交明府之賢若數數相見不足破雲安岑寂哉○續兒即繼續舊學意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弓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解瓦飛十里繐帷分層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幪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當宁陷玉座白間剝畫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車駕既云還楹桷歘穹崇故老復涕泗祠官樹椅桐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從陪群公登階捧玉冊峩冕聆金鐘侍祠恧先露掖垣邇濯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鏡奩換粉黛翠羽猶葱朧以上紀安史之亂及肅宗收復事前者厥羯胡後來遭犬戎俎

豆腐羶肉眾恩行角角宮安得自西極中令空山東蔬驅詰

閫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己

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犂征戍聽所從冗官各復業士著

選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中興似國初纔體如太

宗端拱納諫靜和風日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

春薦寢殿永永垂無窮以上叙吐蕃之亂及代宗收復事京都不再火湮

消閑愁客歸泥故松栢老去苦飄蓬將自巳結遥應起手往在西京時句

往者我在西京不似今日飄蓬也不幸祿山難作彤宮之內賊騎充斥殿可痛者尤廟遭焚也甩飛穗裂木主皆灰此此時我陷賊中親見其合昏排騎向曉散營賊臣上頌德之篇逆節獻成功之表嬪妃屠戮上委矣玉座陷齒亂剝矣二聖榮旋老翁飲淚祿山陷西京時如此末幾我斧行在西京復大駕還寢廟重修翠心亦萃制

作雖云草創帝力已見仮弘鄰廟既舉於前春聖人躬親夫祀典此時我在西京官忝侍從捧玉册而陪奏假聽金鐘而効趨蹌雖俯仰偃殉節之臣不先朝露乃直宿近濯龍之館穪幸明陪穆穆天子原是孝孫靄靄辭雲重飛下殿靈寢之內鏡奩一新神御之前翠羽重與肅宗收復時中興治具雖一事未舉而廟貌重新將以衣漢亦欲使后人長為孝孫也給體者誠能保安圖治從此京都便可不再火矣瀍澗父老便可開愁容矣奈何祿山亂平吐蕃難作側聞其入西京也雖與祿山之焚凡廟乃廟中孔豆亦被脹廢廟中宗愚亦廢弓矢其餘慶亂大略如前最痛心者藩鎮之起援不開節度之人朝希有今日安得自西徂東布昭王命使于將盡驅關下使上應盡遷關中也安得朝廷于哀痛詔使東書盡逝銷各鎮兵使征調盡撤也安得斥冗員襲荒土行儉德而君臣交勉朝野豐亭也能若是則中興與開創同烈繼體與前王並作將見至尊垂衣開班言之路和風洋溢滿天地之間前此組豆暴罘從壞者今日櫻桃薦蕪稷安矣應幾京都磐石烽火不來瀍澗遺民樂利永苦我亦得歸故鄉掃江邀樊似析而雪子孫之澍共如一身流落萬里飄蓬臨崇終遊首丘無望何鳴呼往

在西京時旣遭禍亂老去苦飄蓬亦終達長安而已○
此章歷叙肅代兩朝祿山吐蕃之亂以見幸蜀之轍不
鑒於前奔陜之隽相尋於後故於肅宗收復處畧其治
具於代宗收復處詳陳保安固治之道正見肅宗不能
如此治至代宗再有吐蕃之禍乃代宗收京後不問罪
已有詔獨孤及上銷兵疏而不納甚者宦官董秀等皆
掌樞密朋儕不空等並列藩鎮冗員濫矣河北山東諸
亡卒集諸節度不行屯田之政土地荒矣納諸道珍玩
駿馬之獻造寺無窮塗金為瓦所費億萬儉德安在命
裴冕等待制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是不
能納諫諍也數者無一而可致治無具禍亂相因未幾
德宗又有奉天之幸內寇外夷與唐終始至篇中血脈
以孝治為重故詳言宗廟廢興之由於肅宗曰天子惟
孝孫於代宗曰繼體如太宗并自寫一句曰歸號故松栢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葱青
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

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以上客居之處）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以上客居時事）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腳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凰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園十年別鄉村日暮歸飛翠北林空自昏（以上客居所感）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八句客居之懷）

雲安客居之從形勢何如前臨江後倚山也前臨江故崩岸鳴聲吞濤有飛翻之象後倚山故懸崖欹架邪豎藥崩石之爽此間無人時聞子規啼耳子規啼兆士悲兵前此山根即是峽石雖在堂後究其勢說開四千里

且此江即入峽之水雖在堂前究其派道合數百源此間雖有人亦與虎為伴耳幸相傷猶兩存也我胡為來此亦由嚴武初薨崔旰作亂吳蜀道梗商舸不通求而來鎮成都者係我族父鴻漸此時軒車應戒行而則侯吏盡操舟而迎亦憑節制之尊以清蜀亂耳我今迢迢中路進退兩妨兼之臥病遠行有門劉安招隱詩曰王孫兮不歸春草兮萋萋今見碧草轉思王孫王孫本鳳已隨鳳去嚴公長逝如鳳苞之飛去也彼羅雀何物鳳去空其巢喧崔旰黨類如羅雀之喧聚耳我見碧草因懷王孫我懷王孫因思故園鳳去矣雀喧矣亦有北林之望矣北極之望今何其空自待耶夫亦乾坤未寧之故安得復與水流中兵此在稷契自命者亦易為力亮吐蕃不足誠滅所借我行誠滅吐蕃之心朝廷無錄用便從之日老綿無成為可痛也然既為臣子凶落不請詩我之惡況篋中舊筆猶是尚書郎之筆雖老儒草奏雖達帝鄉乃一往情深淋漓欲灑我客居之懷如此○結處數語似為杜鴻漸發殆其清蜀亂也其後鴻漸不能討賊耶翟崔旰所謂臣子憂凶沿若安在公只見及之宜後哭之願沕然欲涕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窅窕一林麓棲泊

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廿載來衰年得無足死爲殊方

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雁意在北別家長兒女欲

起懶筋力以上言老病難歸居此客堂也客堂叙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

蕨芽紫渚秀蘆筍綠巴鶯紛未稀徼麥早向熟悠悠日動

江漢遊春辭木數何客此時說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

名人埋沒何由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

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茅屋上公有記者累奏

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算正獻可天衢

直向想超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已以上

言光病不能歸朝故居此客堂也

客居思湘亂客堂思致君憶昨去成都抵雲安便分楚蜀今日捨舟就陛此身又在窮邪林麓間自笑此生非水即山也我去秋至此此病藥消中然此病不自雲安始廿載於茲豈爲未足頭白而然不爲天年但老馬志在窮霧雨羸常思北向詎意別家以來兒女徒長欲作歸計筋力不堪恐此身終成流落耳家且不能歸耕日歸門設今日客堂前節序將收門前時物雖其何爲不見蘋芽擬紫薦筍拙錄琴將聽耳麥秀先時物如此其其也進退之日與水俱流脈脈之春辭條欲去節難禁其攺也稱悵在成都曾明臺郎之職彼臺郎妙選才從斯堪自顧非才明此已極豈無前進名譽斐然絕望青雲終老驅下我既授臺郎綸章綬豈定逃富貴就林泉杂所則不同性甘幽獨而況憩息之地無竹不居酒盃之中東棐便足亦堂何藂茅屋是營自分幽獨加此臺郎章紱所爲而來亦由上官嚴公以故人之薦影奏參謀得霑升斗耳乃官忝檢校原無濟時之才況身逢

闕廷祇益簡瘵之懼今上偃武修文廟算既正羣公獻可替否天衢不阻我庶幾趨走天子前竭盡頂踵力苟利社稷毫髮以之無奈消中之疾廿載不痊自顧形骸有[illegible]上木道焉廢所投足退焉無所稅駕何去何從惟有委之行色聽其所至而休焉嗚呼欲起趣筋力既不能歸家進退委行色又不能歸國恐終不免爲殊方之鬼而老馬望雲雨肰意北亦徒肰也已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四句提出

西川杜鵑雲安杜鵑作對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吾

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以上西川今有杜鵑

忽暮春間値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以上雲安有杜鵑

蜀有杜鵑乃蜀中亦不諳有西川則有東川則無涪萬亦無雲安又有矣西川有杜鵑我昔遊成都聞之此時結廬錦水竹木蕭森杜鵑之聲哀哀來叫我見再拜重是望帝所化也所以百鳥代哺禮若至尊其明君臣之義一如鴻雁識兄弟羔羊知報子聖賢師之制禮傳世夫禽鳥微蟲猶解事主如此雲安有杜鵑我今居雲安聞之其暮春至哀哀而叫爲望帝魂百鳥奉之若至尊者亮與西川無異我見再拜亦如西川無奈老病經年不勝拜憫念其君臣之誼惟有淚下如泉一志悲痛而已○杜鵑爲古帝魂篇中說到再拜不能拜可知不爲一身公無念不在君父自小耿耿有一杜鵑故於有杜鵑者志幸曰西川有杜鵑雲安有杜鵑於無杜鵑者志異曰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與當時刺史無涉

贈鄭十八賁

溫溫士君子今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四句鄭十八遭亂意不歸竄身迹非隱二句自謂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畢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以上鄭十八申首段覊離交屈宋牢落値顔閔水陸迷畏途藥餌駐修軫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詠唐虞追隨飯葵堇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爲敏以上自叙中次段

十八爲人溫溫君子今我佩倒矣且秀若靈芝之冠彼衆芳欲疎遠之不可得者若我遭亂而來竄身非隱在彼細人共姑息我者正侮慢我子則不然其敬謹我者實非姑息我也乃其冠衆芳者有故凡人識不足以見物理則哂於出處文多敝縱爲有識者笑子則高懷達理有識所鈍嘗投得而畢飛以待時有守矣敘才情而

標準不少范成文矣成文何讓屈宋有

何詐弊於羈離牢落中遇之我遭亂竄身不能

不過路途水陸有畏前途病假藥餌暫羈遠謫耳又有

傷古人已往青史徒存幸有我子聯詠唐虞共甘蒸韭

而況身與陶潛頗好事之送酒人非仲叔累縣尹之遺

雁離亦窮途足悲者至若遭亂思歸奮身未逐而日尚

可朝謁尚可排金門稱恐我之少也猶不如

人今老矣無能爲矣子年[illegible]敏妙尚其勉旃

別蔡十四著作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四句總起

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爲酸辛四句應賈生慟哭後

天地則殆殆朝廷多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維新周何止見商義邁等倫

使蜀見知己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櫬

歸咸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六句叙安會晤之由憶昔鳳翔都

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賭耕鑿民十句追昔對上獻替一段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揚舲洪濤間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六句送別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窮谷無史扁使者來相因若憑南轅使書札到天垠之始終勉以高義以上又以蜀事屬

任賢生憂讒至危亂慟哭上書直言見斥此後更無人肯為賢生者蔡子卓然高義直遒等倫今日又得一賈生也當賊臣犯闕人為蒙塵蔡子詣皇帝於行在緘書陳事其志在欲清禍亂一時涕流丹極感動至尊此其高義無與賢生所以乾坤多故賴此正臣盈宁如子那才間出遂使有唐再造同於周宣耶子亦我知已曾逢値蜀一件訓顧不圖我于重有扶櫬歸秦之役又值波臥病[illegible]以而蔡子獻替皇帝正我扈聖崆峒

十年候忽聚散無常臥巴江者固老病日幾歸感泰者宜勵勠彌力冀將時享歸京直陳使社稷永安君臣一德庶臥病之老亦蒙帝力爭朽之人及亭太平不亦好終荷于高義哉今别矣此去上水駕峽逆行闇道如龍脩洋更險似子才足濟物揚舲而往夫復何憂行見水路既殊各舟策馬直抵秦寨復命至尊且晚間耳顧爾王人郭公既薨以來蜀亂尚熾賊酋未授將中未解恐師老而食不支矣窮荒粟剏既難贍軍使者誅求相繼不紀蜀民既苦兵又苦使竟子賈生自命有高義者必有以處此并望南轅之使寄書老夫豈日入朝致主遂忘天根臥病之人與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展遲 二句時景 把文驚小陸好客見當時 二句答意

雨後過畦方有潤濕花殘步展不覺濡遲我見子未由矣幸有文在當此雨過花殘讀子之文咄咄稱奇應今

十八郎負才如小陸者亦嘗于真大陸矣把文之餘念予好客君家有鄭當時者得予再見哉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 四句贊其

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爲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四句惜其遇

昔在錦城與王將軍遊膽氣雄哉臂懸勁弓身跨駿馬一出一入何人敢當惜乎時危勢屈從負將軍高義耳試觀滿堂賓客如將軍者誠有幾人也○王將軍在成都正值崔旰作亂勿克與柏茂琳等協力討賊此詩深惜之久而期王將軍也詩云安得突騎只五千崒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與此同意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 四句叙來

書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歸楫生衣臥春鷗洗翅呼四句自歎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途萬里皇華使爲僚記腐儒四句寄詩之意

于以省郎使蜀憂我伏枕貽書贈藥如柴胡誠利汗而宜服者省郎此誼何異隋侯以藥救蛇病士此心亦當如蛇銜珠而報所以然者天涯臥病親知既少楚俗輕醫藥餌又無耳今日病去歸楫尚滯水衣江畔春鷗徒然洗翅鼓翮出峽了將使旋側聞尚下舟就猶上急水蒙知行人安穩早取平途但了爲天使我本腐儒忝叅當貽書信惠藥餌者亦由我曾爲尚書郎與子有寮寀之誼故云之特切也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搶佯瞥捩雌隨雄毛衣慘黑憔悴眾鳥安肯相尊崇隳形

不敢棲華屋短翮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禿苦飢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畧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以上杜鵑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斆學傳遺風廼知變化不可窮豈知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瓦何感慨

我嘗謂杜鵑是古帝魂古帝何人前輩指名杜宇者是望帝亦一代天子化爲杜鵑微細極矣蹤竄枝葉相隨者不過雌雄羽毛憔悴尊崇者已無衆鳥生前華屋形骸難居然後深叢翮短願處不獨無侶且無食矣不獨已飢且生雛莫能養矣[illegible]音比鴻生亡衆身爲哺出今觀之一何悲哉聽其聲音如泣如訴果然微細有如嬰孩亮無有察其苦衷者惟幾寄容隱之耳不意蜀人感動悽然思敬相傳至今然後知事之變化不可定也杜鵑雖微細昔日曾居深宮豈嘗跳枝竄葉樹木中者昔日宮詞如花豈嘗指作數段蹤迹緣何人但訝其竟作

杜說何微細亦借傚其古時杜宇稱望帝哉○當時上皇幸蜀羣臣爭樹靈武功相依上皇者惟高力士陳玄禮幾人耳詩曰衆鳥安肯相尊崇是也上皇幸蜀還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居也詩曰隳形不敢居華屋是也上皇愛居興慶宮李輔國又謀遷西內上皇曰興慶宮我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我志也詩曰短翮惟願居深叢是也肅宗令萬宜成宜二公主祝髮西內上皇以不懌不茹葷辟穀幾幾雀鷇之探詩曰苦飢始得食一蟲是也肅宗受制輔國哭城之起居稀西內之音問濶上皇心事有無可告語者詩曰似欲上訴於蒼穹是也上皇遷西內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詩曰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是也

杜詩闡卷二十終